



反動書籍

雪

黑
嬰
著

509663/02

雪 著 嬰 黑

長夜交響曲
流行時疫患者

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

雪（創作）

實售每本國幣二角

著 者 黑 嬰

發 行 者 陳 富 華

印 刷 者 大 方 印 務 局

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
電話 三六一二二

總發行 千秋出版社

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雪

一

給扔到這兒來的那一天是下雪的。白棉花似的，飄下來，怪輕鬆的貼到黑色大衣的肩膀上。已經是夜裏十點多鐘了，獨自個兒在幽黑的柏油路上走回去；心裏老是念着一個女人，她的名字叫做金惠：是那麽軟弱的，活潑的少女呵。

『就要走了嗎？』

知道自家又要走了，她便那麽的問着。

『不早了，得回去睡覺的。』

男的說着站起了身子。

『那麼明兒再見啦，方！』

她把男的送下樓。大門開着的時候，一陣透骨的寒氣襲上身；他把大衣的領子翻起來，再拉拉帽子，揚了揚臂膊就走了。

低了腦袋走。青年方吉秋沒留心到後邊跟着個大漢子。通過了一條熱鬧的街又穿到兩邊站着脫光了葉子的樹的柏油路，他一邊回想着金惠的話，一邊走。

天上一片暗，雪不住的飄下來，地上濕膩膩的，不留心摔他一交那才不是好玩的哪！路燈慘淡的把自己的瘦長的影子拖到後邊去，大漢子的鞋跟就踏到地面的黑腦袋上，臉子雖快給帽邊遮住，可是嘴巴那兒的陰險的笑紋是可以瞧見的。

走着，走着，路上一個人也沒有。這當兒才稍稍覺得恐怖，殘冬的午夜，獨自個兒這路上……青年方吉秋加快了脚步。

可是：

「慢點走！有句話……」

大漢子趕上三步。

全怔住了，沒工夫考究是剝豬鑊呢還是……一條鐵的冰冷的東西攔在他肚子那兒；大腦袋一示意便向前走，走……

那兒去呵！

飄着雪的冬夜裏，寒冷，寂靜；亭子間裏的被窩從今天起就沒有人去鑽了。

方吉秋現在給關在牢獄裏。

那麼苦澀地生活着呵！自家也算不準扔到這地方來有多久了。陰暗，潮濕，太陽對於一個囚人是一些親切也沒的。飯裏混着沙，嚼着的時候牙齒也得打戰的。人是更其消瘦了，瞧過去就顯得他高了點兒。臉子永遠是那麼白得一點血色也沒有。金惠來探望自家的

時候不是哇的一聲哭了麼？

日子過着：也許愛惜青春的少年男女驚歎日子，捉不住，牢裏的人却過一日如過一年似的，真夠人受？青年方吉秋是那麼盼望着金惠來呵，像母親樣，她可以安慰他的悲疼。可是，金惠能夠天天來麼？她不！

到現在，方吉秋還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，應當被關到這種地方來受這樣的刑罰。一些同伙們，狂笑着，大聲的談着，咀咒着，……他却默默的，悄悄的捲縮在角落裏，流一涵淚，太息着。

不曉得母親怎麼了。她只生下這一隻小羔羊呀，父親是五年前丟了她們母子倆死了，留下她苦心的把兒子養得比自家更高。去年的七月間，兒子到上海唸書去了；她又是那麼誠摯的給他叮嚀

「記念着家鄉的母親呵，孩子。——一禮拜給我寫封信吧！」

便每逢禮拜天給遠遠的母親寫信。告訴她上海的繁華，學校的嚴肅，自己的生活。一年多了，從沒斷過的。可是，現在給扔到這兒來了，如果母親曉得，怎麼辦？——母親定會傷心死去的！

「母親呵！我是那麼的記念着你，想着要見你，……我是失了自由了！什麼時候我可以回到你溫暖的懷中去？……母親呵！這世界就是那麼的可怕！可是，忍耐着罷，母親呵。」

x
x
x
x
x

睡不着，悄悄的在黑暗中喚了母親，悲疼的申訴着。

金惠好幾天沒有來了。想起這少女，就覺得她似乎一天一天對自己冷淡起來。——起先她幾乎是天天來的！帶來一點吃的東西，帶來春天的嬌笑。她還嘮叨的給他敘說許多話，常常沒說完就給拽開了。明兒又來，帶來一件她自家做好的絨線衫，帶來一點孩子樣

的心，便接着把話敘述完了。……這些日子是過去了，現在她像忘了自己呢，怎麼一連好幾天不來哪？

來的時候樣子全變了。

穿了件淺紅的旗袍，高跟蛇皮鞋，咯咯咯的响着走近來。想來春深了，外邊不知道怎麼樣？便問她：

「春天很美麗罷？」

「對啦。方，你什麼時候才得出來呢？我真急死了，偉江早給你設法，到現在還沒效果；真是……」

說到偉江這名字，男的就記起這姓朱的青年也常上她家去的：一個大律師的秘書，老是抽着烟，微微對着她笑的。

「偉江常常去看你吧？」

「唔——他對你真留心呢，東奔西走的爲你設法。江律師也盡

了力了，得到的回答是你有什麼嫌疑……，我也不相信呵！」

方吉秋低下腦袋。嫌疑？什麼嫌疑！見鬼了。終究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！世界是光明的。

「算了，這些話今兒扔掉不說吧。金，告訴我，外邊怎樣了？」
現在腦袋抬起來了。眼珠子正對着女人的，熱烈的等候着她的話，

「是春天，夏也快接上來了。樹枝上的葉子慢慢的長出來了，鳥兒天天唱着歌。前天整天下着雨，迷濛地，我和偉江在家裏躲了半天沒出來。昨天上虹口公園去走了一遭，那兒……」

到這兒給打斷了：

「跟偉江一同去？」

「唔——方，你聽，不要再打斷我。……那兒全是跟我們差不

多的年紀的人們呵，那麼活氣的，跳着，笑着。我和偉江在一株樹下的椅上坐下來，談起你：都太息着。……日子真是平和的，明快的，而你這兒，你瞧：汗濕，暗淡！

調子軟軟的，流暢的，說完了。

時間也許早夠了的：可是守候的也是不及三十歲的年輕人，聽了金惠的小鳥似的聲音，動人的敘述，就忘了。話一停，他才意識到應當把這一對男女拆開了，便：

「609 號！你得回去啦！」

嗓子啞澀的响着。

淺紅的旗袍影子就在門口風一樣的消失了。柏油路是光滑的，汽車溜冰似的滑過去；金惠走出來，跳上一輛黃包車。

二

夏天。

寒暑表九十九度，差點子是一百！

圓的太陽臉在天氣熱烈的照射着。蟬哇哇的叫，狗躲在角落裏伸出了舌頭。這季節會把一些人們趕上廬山和青島的海邊去的。

江律師上青島去了。

祕書朱偉江悄悄的溜出了辦事室，電梯把他送五樓送落到地下，電車帶他到金惠的家裏。

喝了瓶桔子汁，吸着淺黃色的麥管，斜躺在長沙發上沉默着。聽見偉江來了，便招呼着。

「那麼熱的天氣呵！」

把外衣丟到沙發上去；偉江坐下了。

「喝點水吧！」

送過一瓶沙示水來。

一邊喝着，朱偉江喃喃的，告訴她從今兒起，有幾天的時間可以跟她玩一個痛快了。夏天的日子是那麼悠長呵，寂寞得很呢；金惠聽了便笑：她的日子似乎少不了這老是微微的笑着的男子來陪伴的。

點着了一支烟抽着，他站起身子，踱到窗子那邊去。外面是一片蔚藍的天，沒一片雲，平靜的海水樣的低低的哼起歌曲來，街上的汽車和電車交湊在一起，人的影子在濕膩膩的馬路上，鞋跟給融了的柏油貼住了。

女的也湊近來。淺紅臉子的拖鞋，赤着的腿，薄薄的白紗睡衣。在這麼一個日子裏邊金惠長得更其美麗了！男的一把抱住她，胸口貼住胸口：熱灼灼的電流碰在一塊兒，女的感到一種難受的力壓

住自己。一半掙扎，一半陶醉的，終於沒法子掙脫他的擁抱。男的把烟蒂兒丟到窗外去，留了點辣味的嘴湊上了她的。

『我戀你半年了，金！』

悄悄的在明朗的空氣裏說着，她半閉了眼睛。又是一陣熱的陶醉，男的汗水流到她的臉上了。

靜下來的時候。他再點上一支烟，問：

『金，你這兩天來怎麼過生活的？』

女的在沙發上躺下來，答：

『喝水，看小說，睡覺……』

『覺得舒適麼？』

『寂寞呢！日子真長得很！』

這麼着，朱偉江把吸了兩口的烟丟了。撲過去，用力的摟着她

『我伴你過日子吧。金，我戀着你！我……』

『……』

『親愛的！我真……』

三

縮做一團擠到角落裏，悶熱，乾燥；跟冬天全不同了。方吉秋閉上眼睛，耳朵邊馬上有蚊子飛着，嗡嗡嗡嗡。

拍的一聲，他用右掌打到頸上去，落了空，什麼也沒有。

這種生活真夠摧殘一個人的生命！再挨下去一定完了！

整天沒得好睡；吃的又是那麼一種東西！那兒是人的生活呵！方吉秋好幾回瘋了似地說着：

我現在却給你們扔到這兒來呀！憑什麼理由你們叫我受這種苦

？哦，我要……」

x

x

x

x

x

猛地一個人站起來了。

「停嘴！」

他一怔，瞧瞧那邊：同樣是一個年青人，同樣是高而且瘦；他的兩隻眼睛灼灼的發着光。

「怎麼哪，朋友，連這一點悶氣也不許我發洩麼？」

那麼的對站起來的人說。

便一拐一拐的拐近來了。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，端詳了自己一會，才說：

「你悶得很罷？」

「快悶死了！」

悻悻的 answering 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爲什麼？你還要問爲什麼！哈哈！給扔到這地方來，受了那麼多苦，讓家裏的母親掛念着。自家的愛人也給人愛上了，……你說，這日子也會快活？哼！」

兩隻膝蓋聳起來，手攪着，緊緊的。蹲在對面的人笑了，拍一拍方吉秋的肩膀：

「朋友，你沒想到有人比你受着更大的苦罷？」

「怎麼沒想到？……對了，你那天給叫出去，回來的當兒帶了一身傷痕；……你就比我更苦，更……可是，朋友呵，今兒你却愉快的在笑。」

覺得奇怪，便那麼說。偷偷的瞧瞧那件衫子裏邊，傷痕一塊一